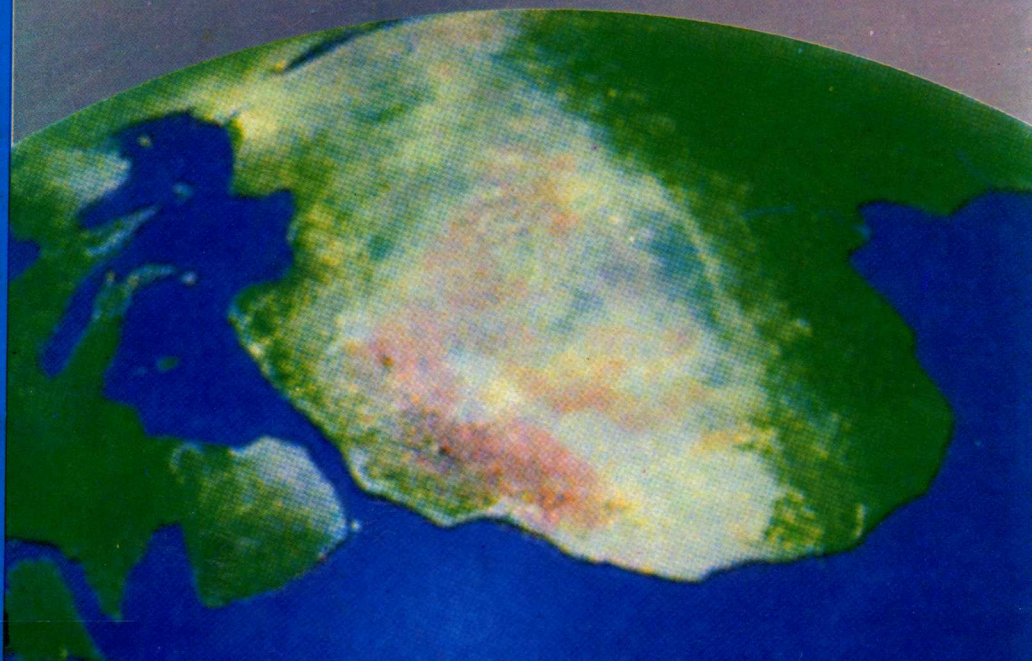


从现在到2000年 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



S·拉塞克 G·维迪努 / 著
马胜利 高毅 丛莉 刘玉俐 / 译
周南照 桑新民 / 校



教育科学出版社

从现在到 2000 年 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

S·拉塞克 G·维迪努 著

马胜利、高毅、丛莉、刘玉俐 译

周南照 桑新民 校

(京) 新登字第 111 号

从现在到 2000 年

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

S·拉塞克 G·维迪努 著

马胜利、高毅、丛莉、刘玉俐 译

周南照 桑新民 校

责任编辑：李玢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 4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遵化县胶印厂印装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279,000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08,000 册

ISBN7-5041-0732-8/G·694 定 价：10.00 元

The designations employed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throughout this publication do not imply the expression of any opinion whatsoever on the part of Unesco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ny country, territory, city or area or of its authorities, or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its frontiers or boundaries.

Published in 1987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7 place de Fontenoy, 75700 Paris

Printed by Richard Clay Ltd

Bungay, Suffolk

ISBN 92-3-I02421-3

French edition: 92-3-202421-7

Unesco 1987

Prin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译本序言

《从现在到 2000 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一书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而写的。此书的写作需要对该领域进行综合的全面考察，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项比较研究。作者 S·拉塞克（伊朗）和 G·维迪努（罗马尼亚）花费两年多时间查阅了这一领域的大量文献，参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先委托中国、匈牙利、荷兰、菲律宾、美国五个国家对该课题所作的个案研究。作者还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以及许多国家负责教育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系统的讨论。

本书法文本 1987 年出版，英文本 1988 年出版。在很短的时间内，该书就成为被广泛参考和引证的著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个中期规划（1990—1995）的第 42 节（英文版第 34—35 页—译者注）专门谈到此书，我们组织的许多文献和著作中也都引证了此书。许多杂志刊载了对本书的评论，例如西塞·伯西博士（Dr. Cesar Birzea）在《展望》杂志上的评论，兰德希埃教授（Prof. G. de Landshere）在《教育》杂志上的评论以及格莱恩·埃福德（Glen Eyford）在《国际教育评论》上的文章等。作者和教科文书处所收到的来信提供的丰富资料表明，该书已被德国、比利时、马来西亚、罗马尼亚等许多国家用来培训教师。本书为决策者进行教育体系的改革或革新提供了可供借鉴和运用的方法论，并为系统地设计和编纂教育内容提供了一系列实例与建议。众所周知，

教育内容的设计与编纂无论在构想方面还是在实施方面都是十分复杂而困难的。

从书名和目录中不难看出，本书是面向未来的，并能给教育的决策者、研究者和教师以多方面的启示。有关教育的民主、教育为和平服务、教育应增进国际了解的观点贯穿了全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高兴地看到，《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一书已被译成中文，使其得以奉献给中国的教育决策者、教育工作者和广大教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科学与教育内容、方法处处长

柯列宾 (V.Kolybine)，1990年11月15日于巴黎

(桑新民译)

中文版导论

(1990年12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部综合性教育论著在中国的出版，堪称教育上的一件大事。这首先是因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当今和未来世界已经扮演或将要扮演的角色。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和期望的最好的表达，因此，中国专家们对国际上教育改革经验与方法论的成就所表现出的兴趣，值得我们欢迎。其次，本书的翻译证实了这样一个论点，即所有社会都必须通过教育和文化才能得以发展，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投入对于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至为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十年来所宣传并在“第三个中期规划(1990-1995)”中大力强调的，无非就是这个论点。

在本书的中文版导论中，我们试图对近年来教育的演进作一个总体的简介，并请读者参阅我们的注释。当分析了几个国家的个案研究和各类教育体系改革的综合论述之后，人们的第一个印象便是社会教育状况和各国提出或实施的解决办法的多样性。但是，在异常多样的表象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某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对于国际社会和各国国际组织来说，对于所有把交往和经验交流视作促进健康合作与和平的必要手段的人来说，都是意义重大和令人鼓舞的。

的确，试图指出当代各类教育体系改革方案的共同点，这看上去即使不是毫无意义，也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因为，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在各个地区或各个国家是大相径庭的。当某些国家还

在致力于解决使适龄儿童都能上学的问题时，另一些国家却已经开始普及 11-12 年义务教育了。有些学校关注的是加强文化的同一性，而在日本（该国已为保持并显示民族特性做了大量工作），“国际化”或教育体系的开放却被宣布为头等大事（注①）。有些地方的“课程”设计者们重视理科，而另一些地方却把文科或外语放在首要地位。至于作为各教育体系理论基础的哲学（明确或含蓄）的多样性，那就更难以一一指明了，然而它的重要性却同样不可低估（注②，③，④）。

一、首先应当指出，自从本书完成（1986 年）并先后用法文（1987 年）和英文（1988 年）出版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冷战”的正式结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为国际团结与合作的加强，开辟了更明朗、更有前景的。

民主运动，以及对一切民族的或国际的社会事业的重视，是当代世界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某些地区经济的复兴使教育费用有所增长，但与此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非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受到外债和天灾的双重磨难。

在教育方面，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像六十年代那样实施一些重大改革方案（那些方案常常过于雄心勃勃、过于理想化），但通过人们在所有教育体系中推行的许许多多的改良，我们仍能感到一种对整个世界现实、特别是对教育现实认识的新觉醒。所有这些改良，无不旨在提高教育的质量、恰当性和效率，以使其更好地适应 21 世纪的情况和要求（注①，③，④，⑧，⑨）。

二、教育决策者与研究者观念和方法论等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

首先应该指出，由于参与教育体系的人员（其中有行政人员、教师、家长、学生等等）及其兴趣的多种多样，由于变化和存在某些抗拒变化的因素，人们已普遍意识到教育体系的复杂性。正

因为如此，墨西哥政府十分注意把两个原则——高度而实际的分权和由国家教育技术委员会（CONALTE）进行的协调统一结合起来（注⑤）。

其次应该提到，对于淡化学校课程（尤其是与道德等方面教育有关的课程）中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必要性，人们也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人们看到，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青年的识别能力。

人们对经济“国际化”和某种“世界文化”所表现出的关注也令人瞩目。这使人们更加重视外语的学习，同时更加注意增进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了解（注⑨，⑩，⑫）。

另一方面，还可以指出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它促使学校进一步向信息技术和信息论敞开大门（注①，④，⑩）。

近来人们非常强调普及教育或扎实高效教育的必要性（注⑧，⑪），同时也强调了这一观点，即应该超越基础教育，向进修教育和终身教育迈进，并且更好地将非正式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结合或整合到一个总体的教育体系中来（注①，③，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培养与发展学习能力及首创精神的重要（注④）。

最近的研究表明，技术和劳动组织的变化，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如下各项知识的、感情的新“技能”和新态度：小组（队）集体劳动、共同决策和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交往和恰当地利用已有信息的能力，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等（注⑦，⑩）。所有这些能力的获得和加强，都应该在学校进行。正如某些专家所阐明的那样，“将来的学生很可能需要获得比现在多得多的小组集体工作的经验，其办法是合作学习和共同解决问题，这将使他们得以完成新的事业”（注⑩，第245页）。

最后，我们来谈谈某些近年来令教育研究者感兴趣的教训或观点：

——改造旧结构、创造新结构，要比改变所有在教育领域活动的人们（教师、家长等等）的观念、心态和行为更容易一些；

——在制订教育规划的时候，重要的是要从经济和社会等等角度考虑到社会的承受力；青年人的正当愿望也不应忽视，须知未来是由他们来管理的；

——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因而必须把学校教育同家庭、孩子周围的人们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协调起来。学校同大众传播媒介的协调一致尤为重要，因为后者的勃兴乃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之一。

三、教育内容的构想、组织和教学方面的演进

无论是在各国的方案中，还是在各地区性的或国际性的教育部长会议的建议中，或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许多非政府组织的计划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点或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这些共同点的存在和增加，也说明了这么多国际组织的必要性。这些国际组织的基本宗旨仍旧是以有益的方式促进和引导接触、交流和调查研究。这样，教育体系开始愈来愈多地为各国际决策机构采纳的方案提供服务，充当未来各种价值观念的宣传者，以其特有的手段去促进和平、合作与民主。

下面，我们仅就人们关于教育目标和内容的一些共同取向作个介绍，我们的着眼点将放在教师和学校课程与教材编制者的需要以及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上。

1.首先，现代教育内容的来源已被拓宽。人们愈益关心的，既有当代世界总体的、高度错综复杂的问题，又有当今社会生活的各种要求和困境，而当今的社会生活是带有深刻技术印记的生活，充满了通讯手段的开发、电影戏剧质量的失控以及各种新家庭生活方式等等（注②，④，⑫）。结果人们发现：一方面，一些新教育，如有关环境的教育、有关和平与民主的教育、有关新经济秩

序的教育等等,作为教育体系对当代世界的挑战作出的特殊反应,开始以各种途径进入学习规划;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这样一些新教育,其目的是培养青年应付文化、政治和家庭生活复杂性的增长所需要的批判精神和各种态度或本领,如面向大众媒介的教育,关于闲暇与旅游的教育,现代经济与家庭教育,精神或价值哲学的教育(它既不应被简单归结为道德教育,也并不与现代科技教育相对立)(注①,③,⑭)。

2.对各门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以及教育内容的各种来源之间的相互依存表现出更清楚的意识,这是现代学校政策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之一(注③,⑤,⑩)。

结果,人们加强或创立了一些旨在协调行动的国家委员会或负有制订大学前教育内容的使命的学科委员会。在这方面,日本(注①,第109页)、法国(注⑫)和墨西哥(注⑤)的例子都能够说明问题。按照传统,这些学科委员会在以往或现在的工作都是孤立进行的,它们关注的是如何为自己的领域争得更重要的地位,由此造成了课程和学校教材的超载,以及同班或同年级各学科之间的相互隔绝。例如在法国,根据最近实施的一项改革,人们就教育内容问题创立了一个总委员会,通过它来对按学科或学科群设立的十个委员会的活动进行统筹指导。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其它措施,如在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内容的组织(构想)或教学过程的规划中注意推行跨学科;注意加强教学的综合性或在每个学年末安排一段时间(4至6课时)进行跨学科综合;最后,还应提到人们对推行小组教学和加强计算机辅助教学(EAO)课程的多学科性所表现出的关注。

3.人们几乎普遍采取了这样一个方针,即向国际生活、地区合作和各种新的交流或合作形式开放。拉丁美洲自1979年起就拥有一项关于教育的重大方案,该方案使这个地区的教育部和或专家们得以定期进行集会(注③,⑧,⑫)。为了应付“建设一个教育

和文化的欧洲”这个挑战，欧洲委员会各国在15年、10年甚至2年前曾开创过一些妙不可言的合作方式。类似的例子在非洲和亚洲也可以找到。这种开放的方针既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也是建设更民主、更团结和更公正的世界的一种工作方式。

4.最后，或许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即人们对于向青年进行价值观和价值哲学的教育有了更大的兴趣（注①，③，⑤，⑬）。这一取向或关注是通过决策和教育实践表现出来的，表现方式虽然各异，但它在教育学上的意义却始终如一：这是一种对培养未来价值选择能力并将其置于教学过程首要地位的关注。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采纳或宣传对待各领域特殊知识的价值哲学态度，这种有益的态度是通过对学校课程和教材中所有资料的选择和组织，以及通过教学过程的构想和展开而表现出来的。同时还应注意到另一种类似的意向，即人们在增加展望训练，或试图更新和丰富某些道德价值（如宽容、谦虚、慷慨等等）的意义。此外，1989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讨论会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同样精神的建议（注⑬）。

* * *

中国的专家们比我们更了解他们的教育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数以亿计的儿童、青年和成年人需要教育，许许多多的学校需要修建，民族众多（约56个）因而必须制订足够多的课程和教材，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别，还有差不多每天都在由当代科技进步提出来的种种挑战。

此外，整个世界正处于一种过渡阶段，正在变成一个全球社会，这个社会可能比今天的这些民族社会更加团结、更加开放、更加富有活力，同时又能保持对其每个成员文化特性的尊重。在我们看来，对于这一早已在世界各地普遍展开的运动，任何群体都无法回避。每个国家都已开始准备迎接这一崭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在那里，世界各个地区的科学、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将日益走向同步和协调。

非常幸运的是，中国拥有异常丰富的文明遗产，这笔遗产千百年来一直以其在科技、道德精神价值、艺术等方面的非凡的创造性而闻名天下。这一无比宏富的文化经历的确是一笔资本，它也许会帮助中国战胜我们时代的各种挑战，并向其他国家提供一个振奋人心的榜样。因此，中国应全力投入这个转变进程，以确保其声名显赫的过去和辉煌灿烂的未来之间的连续性。

今后的十年常常被称作“各国与各民族的十年”。到处都出现了要把制度变得灵活一些的意向，其目的是使青年有可能广泛、积极而且认真负责地参与决定他们未来的决策。这十年还取得了扩展文化观念和普及基础教育等方面的成就。中国，既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又有在 21 世纪到来之前让人人都能享受文化知识的决心与努力，也许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典范：在那里，物质资源的缺乏虽然不可避免，然而却无法阻碍全民精神资源的调动，无法阻碍人们去克服不利于社会、科学和文化进步的一切障碍，无法阻碍国家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

我们衷心祝愿中国成功！

注 释

①日本文部省：《日本教育的发展》，东京，1990年。第二部分专论“教育改革的实施”。日本教育体系“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推动作用。然而，近年来迅速的社会变迁和教育上量的扩张严重影响了日本教育事业的状况……当代社会被定义为高度信息密集型社会、国际化社会、趋于老化的社会、终身学习的社会等等。”（第83-105页）

②高泽尔，乔凡尼：“学校课程与社会问题”，《展望》，第20卷，第1期，1990年。作者特别注意“新内容”或“新教育”问题，如关于环境的教育，性教育，关于电视的教育，欧洲问题教育，营养教育，等等。

③威德阿努, 乔治:《关于黄金时代边界的教育》, 布加勒斯特, 1988年。作者在许多个案和例证研究的基础上作了一个综合。每一章结尾都有一些建议和评论。有一章专论教师及其培训者(大学教师)的培训。

④勒苏尔纳, 雅克:《教育与社会: 2000年的挑战》, 巴黎, 1988年。

⑤国民教育秘书处:《教育现代化规划(1989-1994年)》, 墨西哥城, 1989年。该书深入分析了现存的制度, 指出了它的成绩和缺点, 同时为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这一改革构想和实施的人提供了一部指南。所有活动都由国家教育技术委员会(CONALTE)根据教育学进行统筹安排。

⑥布伦斯威克, 埃带安:“明天教什么? —国际的经验”, 《文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巴黎, 1990年。

⑦鲍威尔, 科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学教育的未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开发教育革新计划(UNESCO/APEID)和澳大利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 堪培拉, 1988年。1987年11月阿德莱德,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中学教育中的潮流”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

⑧舍费尔班, 厄内斯托:《改善教育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的七方面策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UNESCO—UNICEF—Pam), 巴黎, 1990年。作者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地区教育署教育规划方面的专家, 他分析了各个地区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⑨哈密德, 毛拉纳和劳利, 威尔逊:“通讯、技术与发展”, 《情报资料》, 第101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0年。

⑩勒万, H.和伦伯格, R.:“发达国家的教育、劳动与就业”, 《展望》, 第70期, 1989年。

⑪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全民教育宣言: 满足基础教育需要的行动方案》, 宗滴恩, 泰国,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银行, 1990年。“国家行动的首要步骤”一章(第1-14页)尤其值得一读(行动方案)。

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发展的规划与管理》国际大会总结报告》, 墨西哥, 1990年3月。M.曼努埃尔·巴特莱特(墨西哥教育部长)的讲演和大会的建议尤其值得重视。

⑬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教育的发展》, 提交国际教育会议的报

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日内瓦，1990年。

⑭《教育发展方面的重大变化与革新》，国际教育部长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日内瓦，1990年。

沙布尔·拉塞克教授

乔治·维迪努教授

(高毅译，桑新民校)

法文版前言

研究教育内容的演变是对教育的未来进行总体思考的一部分，而进行这种思考是国际社会赋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经常性任务之一。

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决定，作为“今后20年教育内容变革趋势讨论会”（1980年，巴黎）的后续活动，拟进行一项关于“整个教育内容为适应科技文化进步和劳动世界需要而演变”的研究。这便是本书的由来。

为准备本书写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五个国家进行了“今后20年普通教育内容演变”的实例研究（中国、美国、匈牙利、荷兰、菲律宾），并责成沙布尔·拉塞克（Shapour Rassekh）和乔治·维迪努（Groege Vaideanu）两位专家对这五个实例研究收集的材料进行综合，并勾勒出课程方面的主要发展趋势。

拉塞克先生（伊朗），经济学学士、社会学博士，曾任教于德黑兰大学，并担任过10多年计划署国务秘书，发表过多部关于社会规划的研究著作，1980-1982年间任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顾问。

维迪努先生（罗马尼亚），教育科学博士，雅西大学教授，曾任布加勒斯特教育研究所所长（1967-1973年），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结构和内容处处长（1973-1980年）。他发表过很多有关教育内容问题的著作。

拉塞克和维迪努先生并不满足于综合现有教育研究成果和大

量教育情报资料，而是力图把教育问题放到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变革的广阔背景上进行考察，并揭示这些变革对教育产生的必然影响。

这项研究成果将会引起工业化社会和发展中国家课程制订者、师范教育工作者以及一般教育工作者的注意。作者们在考虑到各国情况多样性的同时，着重强调了经验交流的汇合点和可能性。他们力图使各国课程制订者、师范教育工作者和一般教育工作者能够根据世界性的问题来认识本国教育制度的现在和未来，以便作出适合各自国情的结论。

作者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进行了此项工作，但书中事例的选择和表述以及观点概由他们负责。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教科文组织的看法。